

波爾多

一篇不方便透露的註釋

莫德斯特·泰斯塔斯

en.wikipedia.org/wiki/Modeste_Testas



阿爾·普埃西 (Al Pouessi) 的受洗名為馬爾特·阿德萊德·莫德斯特·泰斯塔斯 (Marthe Adélaïde Modeste Testas), 多數人所知的名字是莫德斯特·泰斯塔斯 (Modeste Testas, 1765-1870年), 她是一名被波爾多商人買來奴役的埃塞俄比亞婦女, 在三大洲生活之後獲得自由。海地前總統弗朗索瓦·丹尼斯·萊吉泰姆 (François Denys Légitime) 是她的後裔之一。

泰斯塔斯出生時的名字是阿爾·普埃西, 東非的埃塞俄比亞是她的出生地。14歲時, 由於她所在的部落與另一個部落發生爭執, 她在一次突襲中被抓。她從那裡被賣到了西非。

1778年至1781年間, 來自波爾多的商人及奴隸販子皮埃爾(Pierre)與弗朗索瓦·泰斯塔斯 (François Testas) 將她買下, 他們也是海地島上一個甘蔗種植園的所有人。

她前往波爾多, 在那裡她於1781年受泰斯塔斯兄弟的洗禮, 並給她取名為馬爾特·阿德萊德·莫德斯特·泰斯塔斯 (Marthe Adélaïde Modeste Testas)。同年, 與主人弗朗索瓦·泰斯塔斯一起, 她被運送到位在海地的種植園工作。作為一名奴隸, 泰斯塔斯不能擁有男女關係或性行為的自主權, 而她與她的主人因故所生下的兩個孩子也無從得知他們的情況。

1795年, 弗朗索瓦·泰斯塔斯與他的奴僕 (包括莫德斯特·泰斯塔斯與約瑟夫·萊斯佩蘭斯) 一起離開海地遷往紐約。搬到巴爾的摩後, 弗朗索瓦在費城去世。然而, 在他的遺囑中, 他釋放了他名下所擁有的奴隸。雖然如此, 對於泰斯塔斯來說, 她恢復自由的條件之一卻是她將得嫁給萊斯佩蘭斯。這對夫婦之後回到了海地, 泰斯塔斯在那裡繼承了51塊土地。她和萊斯佩蘭斯育有許多子女。

泰斯塔斯於1870年在位於傑雷米附近的「泰斯塔斯莊園」去世, 享年105歲。

泰斯塔斯的孫子之一, 弗朗索瓦·丹尼斯·萊吉泰姆 (François Denys Légitime) 是蒂內特·萊斯佩蘭斯 (Tinette Lespérance) 的兒子, 於1888年至1889年擔任海地共和國總統。

法國奴隸雕像在一場 明顯的種族主義攻擊中 遭到污損

[bbc.com/news/world-europe-58549730](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8549730)

2021 年 9 月 13 日

法國波爾多市一尊黑人女奴隸雕像被白漆覆蓋，市政官員表示，這顯然是一場種族主義的攻擊。

這尊青銅雕像是一位非洲奴隸，名為莫德斯特·泰斯塔斯（Modeste Testas），她於18世紀被波爾多的一個家庭買下。後來重獲自由。

週一早上，發現該雕像被人污損，不過現在已經清理乾淨。

波爾多市政廳表示將對此事提起刑事訴訟，稱其「可能是種族主義」。

泰斯塔斯在被買下後被派往加勒比海的伊斯帕尼奧拉島，在甘蔗種植園工作。

她後來被轉移到美國，並在她的法國主人去世後恢復自由身。然後，她回到伊斯帕尼奧拉島西部，即現在的海地，並活到了105歲。

泰斯塔斯雕像於2019年落成。旨在解決波爾多殖民歷史的眾多姿態之一，波爾多是該國主要的奴隸貿易中心之一。

負責遺產事務的議員斯蒂芬·戈莫特（Stephane Gomot）表示，如果確認這有種族主義動機的話，將構成「對這座雕像所代表的一切的、非常暴力的攻擊」，包括「緬懷奴隸們被人口販子驅逐出境的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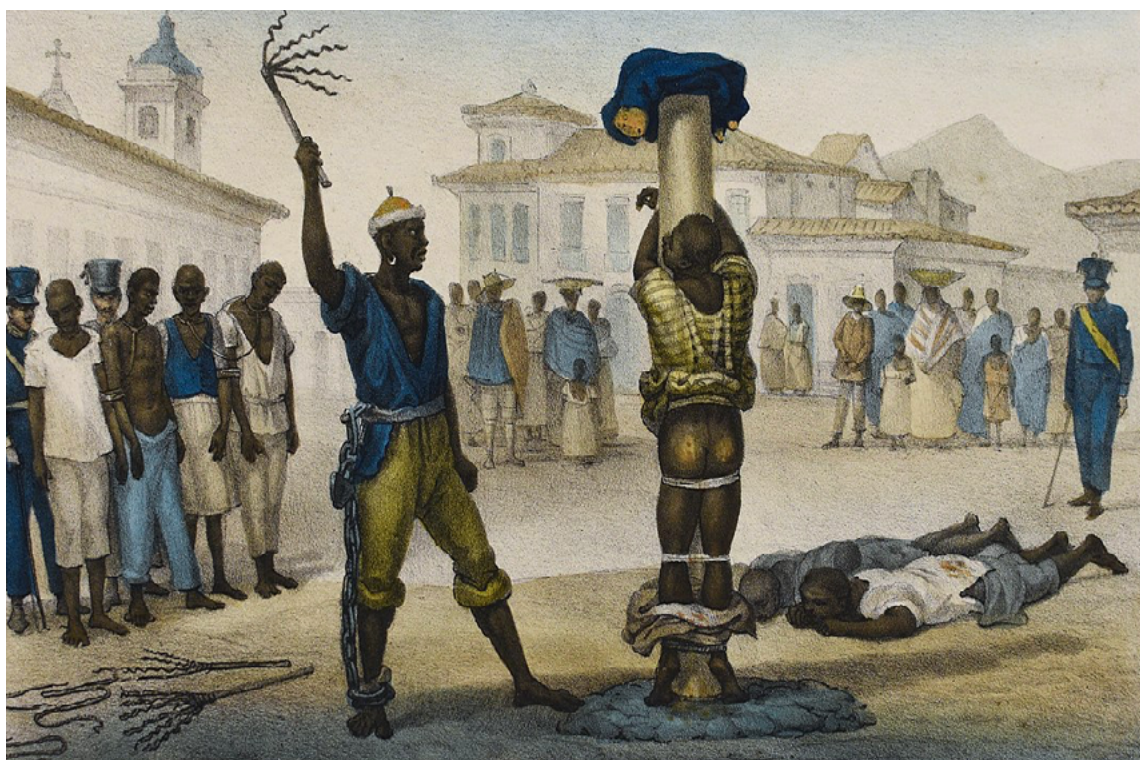


一篇不方便透露的註釋：

在葡萄酒出版物中，無論是漂亮的圖畫書、期刊，還是報紙的專欄，都沒有提到幾個世紀以來波爾多在奴隸貿易中的悠久遺產。這就好比伯尼·麥道夫/龐氏騙局在酒界的陰謀，現在是亮出如是籌碼的時候了。回報在任何時候都異常的好。考慮到這段歷史，任何懂得加減法的人都會發現、這是令人不安的；歷史與血統在波爾多顯得尤為突出。而不去陳述這件顯而易見的事情顯然是不對的。沒人脫離得了這樣的干係。

這種相關語言架構上的膽怯與遺漏完全是設計使然。早應該讓作家這種幼稚的斷章取義胡說八道立刻煞車來挽救法國人的面子了。令人欽佩的葡萄酒權威們早已眾所週

知，而這個顯然不願意透露的不朽事實卻像塊不受歡迎的牌坊般、突兀地豎立了起來，因此，與作家認為他們的讀者更喜歡安全地騎在地窖裡的東西相一致，事實在傳說中一直被刪減。當讀者想要白馬酒庄 (Cheval Blanc) 的佳釀時，奴隸制對這個事業來說就成了個雜種動物。他們希望故事是幸福快樂、繁榮的，那麼肯定是白人的。這就像在描寫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奧爾良、卻沒有在港口或廣闊的種植園裡抱怨非洲奴隸制一樣荒謬。當局不提這個奇特而殘酷的機構，相信他們是在保護波爾多的崇高地位，因為他們不敢玷污波爾多的鍍金王冠所依賴的純正觀念——而不是捍衛現實。亞洲進口商們特別想要一個純白的波爾多童



L'execution de la Punition du Fouet / 《執行鞭刑》讓·巴普蒂斯特·德布雷 (Jean-Baptiste Debre) 繪於1829年

話故事，沒有黑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奇怪的亞洲人參雜其中。許多亞洲人都渴望掌握到一點他們所迷戀中的法國或歐洲文化，而葡萄酒很明顯的、是一樣提高個人在追逐地位社會等級遊戲中的工具。法國人太仁慈了，不會用光鮮的銷售宣傳來滿足這種嚴重的文化自卑情結。葡萄酒行業中的絕大多數人更喜歡那種故意對歷史一無所知的舒適感，如此便可以相信自己的願望，而無需作出任何清醒的反思。葡萄酒權威並不想打破任何城堡幻想的泡沫，所以波爾多被提升為無可指責的文化，沒有任何可怕的歷史、猶如蜥蜴般驚心礙眼地一溜掠過，這可會分散我們的注意力與讚美聲。這是一場大騙局，我們與朋友微笑著坐在桌邊，對半真半假感到滿意，敬畏地喝了一整杯酒。我們並不知道另一半的事實是絕對邪惡而可怕的。

所有參與葡萄酒貿易的人，都應該了解法國港口的遺產——奴隸制，就像對整個美洲該有的認識一樣。數以百萬計的非洲人被運送至此出售是為了謀取利益，而非實現利他主義。許多城堡的財富主要來自銀行、保險、木材、造船、傢俱等方面的奴隸貿易。當波爾多被紀錄在案，其華麗的香水歷史在葡萄酒展上向狂熱的粉絲們飄散時，當局需要承認法國所參與的貿易不僅涉及葡萄酒，還涉及到更寶貴的事物：人類。出版商與進口商應該意識到並面對過去的犧牲與痛苦，勇敢面對現在。法國葡萄酒肯定會以某種方式漂浮與生存，而無需假裝波爾多的歷史有多麼地豐富全面、開明而完美。這只是一種讓我們衝動地購買故而有所打動的幻想，如果不是我們自己與所愛的人，而是我們成為了有抱負有文化的顧客，那麼葡萄酒的世界應該可以發展得更好。是的，一點沒錯。

《弗羅默的法國》，2019 年第24版

簡·安森 (Jane Anson) 是波爾多公認的葡萄酒權威



展於阿基坦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展示了波爾多從高盧羅馬時代開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及在 17、18 與 19 世紀作為全球港口爆炸性增長的炫麗景象。有關講述 20 世紀部分的展廳正在擴建，並且已舉辦了些引人入勝的臨時展覽。然而，本館真正吸引人之處來自那些永久駐館的常設展覽，不屈不撓永不退卻地展出了奴隸制在波爾多的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